

日前,实力派小说家双雪涛的新书《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》由单读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是继好评甚多的小说集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飞行家》《猎人》之后,双雪涛出版的首部杂文集。在这本杂文集里,他分享自己十年的写作心路历程,与那些仍然相信文学、心怀梦想的人进行真挚的交谈。他也分享了小说家的野心与梦想、创作的自由与快乐,以及虚构的工作如何创造新的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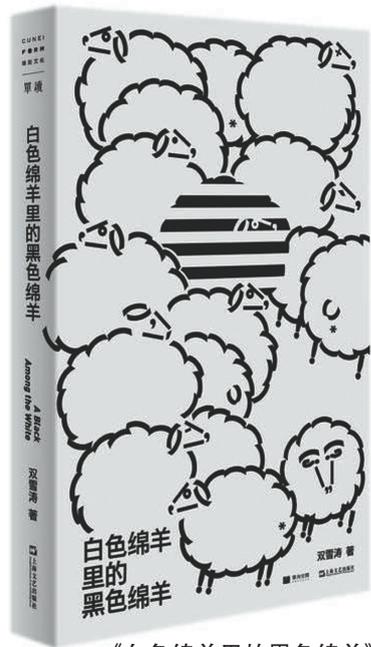
## “短篇小说是世界的比喻句” 双雪涛出杂文集吐露写作心声

### 年轻人 可以靠手中的笔靠近理想

《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》中的文章是双雪涛2012年辞职开始专职写作后,十年来发表的与创作有关的杂文、随笔、访谈。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,其间错误的弯路,失去与获得;并以十年来的写作实践与经验反思,向每一个心怀创作梦想的人发出邀请和召唤——一个没有经过传统科班训练、但心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,可以靠着手中的笔,劈开生活的荆棘,一步步靠近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。在混沌不明的现实面前,有文学梦想的人至少可以透过阅读和写作,守住自己内心深处微弱的光焰。

双雪涛在杂文里直接谈了小说写作技艺本身,尤其是他十年写作中积累的实操经验,也谈了电影以及探索文学改编与电影的关系。在双雪涛看来,回顾来路,梳理自我,无论失去与获得,都是“写作”带来的最好馈赠,“我唯一能做的,可能就是使用自己这点手艺把这些痛苦、某些记忆、某些失去变成某种能读的东西,留下一点心灵的轨迹”。

不同的人,对写作有不同的感受。对于双雪涛来说,创作的自由与快乐是无与伦比的:“写作的时候,最重要的是



《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》

自由,这个自由是写作者的权利……你可以随便进入任何地方,无论是内心、大脑,还是某人的欲望深处”“能汹涌澎湃地写下去就很好,先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,自己讲故事的节奏”。写小说对他来说,是“老实地虚构故事,笨拙地献出真心”。他也坦诚分享自己写

小说的实操经验,比如如何做“灵感的捕手”,认清“小说并不模仿生活”,从小说的开头、氛围,到人物的塑造、意象与语言、结尾与修改,他都谈得很细。“小说里有些生活化的东西,有些日常的东西,罪案可能比较强烈一些,但它也是其中的一环,它就像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,但是要一起养。”双雪涛说。

双雪涛的小说与影视有着不解之缘,他的多部作品已经或正被改编、拍成大电影。双雪涛本人也是资深影迷,谈到电影,他也有很多话说,比如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别,那些成功改编成电影的小说,小说和剧本的差别……他还谈是枝裕和、库布里克,分析加缪与伯格曼、《火车怪客》与《白日焰火》之间的关系。

### 伟大的时代 会产生伟大的作品

时代与文学的关系,一直是被讨论的焦点。双雪涛相信,“在这个时代,小说家是能做些事情的,真正的长篇小说、伟大的作品是很有可能被酝酿出来的,这是时代的可能,也是个人的选择。”

在这本杂文集里,双雪涛妙语如珠,譬喻精妙。比如他认为“短篇小说是世界的比喻句,是一个大的比喻句,

诗也是,但诗是短促的比喻句。我觉得好的短篇小说的内部就像诗一样,不是那么实在的东西,但是它的外在又是非常结实的,两者的关系类似于烛火和灯罩。”

双雪涛出生、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沈阳铁西区。他的文学作品里多出现东北工业园区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精神世界,已出版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飞行家》《猎人》和长篇小说《聋哑时代》《天吾手记》等。他也成为人们当下审视东北文学的重要作家代表。

比起容易出圈或者易与商业联合的类型文学,纯文学小说家容易有一个身份焦虑:小说家应该怎么办?双雪涛分享道:“还是要相信读者,也只有相信读者,相信读者中的优秀者,尤其是写小说的人,把故事讲给有心人听,这个感觉不能丢掉。这些有心人,不是那些喧哗和骚动的人,不是那些人云亦云的人,是一些有自己判断,用心灵在阅读的人。你小心讲给他的故事,他在内心保存着,有时机的时候就传递下去。也许你写了十年,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遇见过,但是不妨碍他们存在,他们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阅读着你的作品。奇妙的是,即使这些人不说话,你总会感受到他们的存在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## 以“旅人”之名回忆非凡人生 日本首位诺奖得主回忆录引进出版

“我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成长起来的道路,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所走过的同一条道路。”“每逢春天,家里就充满了梅花的香味。”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(1907年-1981年),寡言羞涩,敏思好学,从小便展现出在理科方面的天赋。五十岁时,他提笔记录下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,回顾如何与物理学结缘并最终提出介子论。在回忆录《旅人: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》中,汤川以恬静质朴的文字,描写了自己作为一名旅人和一名荒野的开拓者,在人生的道路和探索学问的道路上所看到的风景。这本书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版。

### 记述家乡故土以及童年往事

汤川秀树1907年出生于东京。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(现京都大学)理学部物理学科。1938年取得大阪帝国大学(现大阪大学)理学博士学位。1948年赴美国,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任客座教授,后于次年7月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、教授。1949年10月因创立介子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,开日本获诺奖之先河。

汤川秀树在《旅人: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》中,没有谈及太多高深的理论物理学知识,甚至很少提到自己的学术成就,仅描述了家乡故土以及生活成长的周遭环境,聊了记忆中的亲人朋友、童年往事,还有自己内向敏感的性格和



《旅人:一个物理学家的回忆》

遇到的种种困扰。他坦诚地讲述所思所想,毫无保留地向读者展现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。但这已足以让读者了解其人其事,了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,以及这么一个独特的人有着怎样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
汤川的回忆停留在提出介子理论之时,也就是二十七岁的时候。他在尾声中写道:“不想再从这里往后写下去,因为我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的那些日子是值得怀念的。而另一方面,当想到自己如何日益被研究以外的事情所困

扰时,不免感到悲哀。”

在自序中,汤川秀树这样梳理自己走过的人生和科研之路,“按普通的标准来衡量,我所走过的并不是一条艰难的道路。我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,是和后来也都成了某方面学者的几个弟兄一起长大的。我所受的教育带有很浓的自由主义色彩,我没有体验过世俗的辛劳。我有一个幸运的环境。但若我问‘探索学问的道路’走得如何,却不是那么容易分析的。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,却不能否认我经历了更多的艰辛。物理学是在20世纪取得迅速进步的一门科学。可以说,我只是乘着一门新科学的高涨势头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。能够说得清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:如同过去所做的那样,我希望成为一个周游各地的旅行者和一个荒野的开拓者。有时,一块开垦地尽管一度收获丰盛,但仍被抛弃在一边。今天的真理,到明天就可能遭到否定,而这也正是我们必须时时回顾昨天所走过的路,以便找到明天所要走的路的原因了。”

### 在散步中产生出新构想

对于提笔写自己,汤川有足够的谨慎:“一个人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,也就是别人所看到的那张脸。可是,当他揭示出别人所看不到的内心世界时,听者就可能感到意外。这两种不同的观察可能难以达到一致。对于我来说尤其如此,因为我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看

法时感到困难。同时,我还倾向于主观地看待问题,而且倘使我努力做到客观些,那么我可能会背叛自己。”

汤川秀树作为科学家,具有强大理性思维的同时,文采也非常突出。他在书中提到自己曾经写过一篇题为“散步”的法文作文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我不想寻求都市的强烈刺激,我太懒散以致也不想远离都市的乡间去旅行。我家就在皇宫附近,我常在宫内庭院中散步。秋天是最好的时光。铺在皇宫古树林间小径上的落叶,在木屐下发出轻微的响声,这响声犹如一种难忘的回声存留在我的心中。宫内有一个大广场,星期天几群孩子占据几个角落打棒球……抬头看他们的上方,我见到了一根掉光了叶子的孤独的银杏树枝,在阳光下闪耀着粉红色的光。我总是为了思考某一个问题的走出家门,但是我的注意力却被周围的事物所吸引,忘记了别的一切,我轻松愉快地走回家去……”

汤川秀树在回忆录中透露,自己在现实中“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。我的新构想是从散步中产生出来的。由于生性不爱说话,我通常整天坐在研究室里读杂志而不和任何人讲一句话。在我的朋友眼里,我必定显得既不友好又不快活。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行为,但发现要改也难。我认定不但我自己不幸福,而且我也无法使别人幸福,因而觉得我应该是一生孤独的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实习生 吴雨珂